

闲敲棋子落灯花

黄离 / 著



闲敲棋子落灯花

黄离著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奇铁英

封面设计:杨 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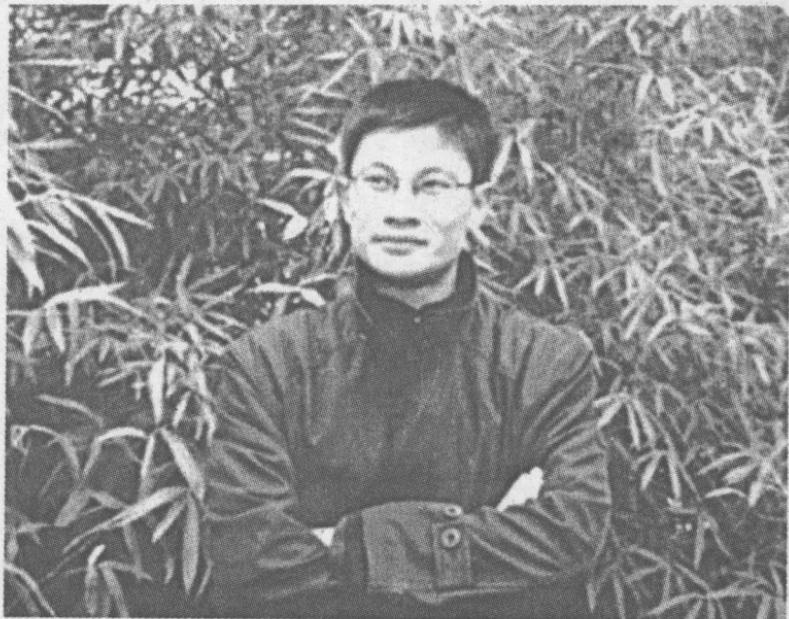
闲敲棋子落灯花

作 者 黄离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朝教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006-1/I · 4
本册定价 20.0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作者简介



黄离，原名徐宪刚，1973年生于山东莒县。自幼爱好文学，表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18岁开始长达十年的军旅生涯，期间分别求学于大连陆军学院和辽宁大学。

转业后漂于北京，一边从事编辑工作，一边兼顾文学创作。有诗歌、散文、评论见诸报刊并入选多种选本。他活跃于网络，主持着多个诗歌、文化论坛。代表诗作有《下雨了》、《隆福寺》、《汲水女子》等。

自序

黄离

我自认为这是一部很有阅读价值和研究价值的随笔集，因为所有作品形成之初，并不是为了要拿出来发表，这更能体现出文本的自然性和独特性。作品大都是自出机杼，不拘泥于形式，有感而发，率真随意，都是我的真实的声音；而我长期研习诗歌，习惯用简洁自然的词语来传递尽量多的内容，这样会为读此书的人节约不少时间。

本书中很大一部分作品记录了我的心迹，这类作品大都是抒发情感的，兼有叙事，在表达情感时我仅可能运用朴素的词语和简单的技巧，让人读来不腻；一部分作品讽喻了一些我看不惯的社会现象，采用春秋笔法，褒贬不一，冷嘲热讽，其间不乏灵光乍现的句子；还有一部分作品阐述了我的文学特别是诗歌观点，有赏读，有评论，引经据典，知识性比前两种强一些；最后还特意为大家选了一首我的长诗——《隆福寺》，之所以选择《隆福寺》，是因为这首诗虽然是用诗的技巧和格式来写的，但它涵盖的内容，却是散文和小说才能展现的，是这个时代的横截面，这个时代的多数城市的缩影，同时也因为这首诗得到了不少诗人朋友的赞赏。

本书文字虽然不多，仅仅十万有余，却是我近几年的积累。人在江湖，漂泊久矣，难免有一些感慨，有时却因为工作任务繁重或

贪玩贪睡等外事外物的干扰，导致文章产量极低。有些瞬间的灵感没能及时记录下来而一去不返，往往后悔莫及，人生憾事，莫过于此，我为我不是一个勤奋的人而时时汗颜汗脚。

这些随笔，多数都作于三个地方：沈阳、山东、北京。

我的军旅生涯与一般人想像的不同，并非特别紧张，大约是因为在军队院校工作的缘故。因而我有时间想入非非，有时间阅读、学习，期间还到辽宁大学读了几年汉语言文学。这个时间由于时间相对宽裕，偶有闲暇便会写一些诗歌散文来消遣。打字和上网也是这时学会的，上网占用了我的许多时间，但同时也开阔了我的视野，网上论坛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练笔和交流学习的场所。本书中不少文章，特别是出现有关沈阳市的文章，大都是那个阶段写的。

山东的莒县是我的故乡，莒国在战国时期是有名的小诸侯国，我在这个古老的地方长到十八岁。那里的文化氛围浓郁，名山浮来更是聚集了当地历史文化之精髓，有郭沫若题字的校经楼和文心亭。定林寺内的校经楼是当年刘勰著述《文心雕龙》时的住所，周遭环境清幽，每次我去那里，都浮想联翩。刘勰是莒县东莞人，一生清贫，当年他在校经楼挥动如椽大笔，只有清灯孤影相伴，最终完成了《文心雕龙》这部旷世奇作。现在莒县更是人才辈出，鲁雁、于贞志、蓝野、严冬、王世龙（海生）、刘强本、薛舟等都是国内较为出色的青年诗人或青年作家。

早在中学时期，我受环境的影响，开始写作，积累了几个厚厚的笔记本。后来因为我深知那些文字的幼稚，而且它们叛逆期的痕迹很深，格调较为灰暗，每每读起来总是让我很不舒服，甚至总头痛。于是旅住南京时我把它们付之一炬，当时的感觉真是如释重负，头痛病也随之好了。

我来北京是最近三四年的事，军队转业回到莒县，不甘寂寞的

我不计后果地来到北京。因为北京是祖国的文化中心，决心毕生都献给文学的人到北京工作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被人们称为“北漂”，到了北京后我才真正体验到了为什么人们用“漂”字来形容这种生活。在三四年的时间内，我的工作换了四五次，家也搬了五次。巧得很，这几次搬家我先后住在东四十二条的地下室、玉泉营的别墅、朝内小街的筒子楼、前门老胡同里的平房，把北京特色的各种类型的住房体验个遍。在北京，我认识了许多诗人和作家，其中不少人我仰慕已久。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极大地开阔了文学视野并结交了许多好朋友，而创作方面，自然也有了新的收获。

今年秋天，我从陈旧颓圮的前门胡同搬到遥远的通州。想像中的通州应该很悠闲，人不是特多，车也不多，有许多树，马路很宽，阳光明亮。而事实上的通州，跟北京一样繁忙，车多，人杂。我的窗外就是城铁八通线和宽广的紧靠城铁的马路，随时都是呼啸而过的火车和货车，它们夜以继日地奔驰着，但我无暇关心它们的方向和目标……

关上去阳台的门窗，仿佛所有的声音一下子都离我远了，心也随之安静下来。通州，是我漂泊异乡的又一个栖身之所。如果能让我安睡的地方就是天堂，那么通州，那么通州这套小小的房子就是天堂了。我是多么容易满足啊！编辑工作索走了我大部分时间，以至于我不得不疏远了创作。创作呵，极致的精神慰藉和荣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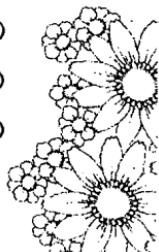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节奏也惊人的快，周围的人也总变化着，昨天还跟你微笑着谈天的人，今天很可能就离你而去，去了他乡或是去了天国，人存在的无奈暴露无遗，好在好朋友还是越来越多，好在大伙都在艰难的环境里不停地奋斗着，互相鼓励着；环境也总在变，去年走过的某条路，今年突然长满了奇形怪状的建筑。

我总想静下心来，善待周围的人和事物，并阐述他们，阐述经历和情感。同时找办法克服外界的种种困扰，使自己沉静一点，再沉静一点……

2004年12月 通州



落 花	(1)
天 堂	(3)
我的情感世界	(5)
闲敲棋子落灯花	(7)
轻轻地 说	(11)
鬼话连篇	(14)
情 人	(18)
好好爱人	(19)
旅途札记	(21)
三地看雪	(24)
残 雪	(26)
落 雪	(28)
晚来天欲雪	(30)
苦 茶	(32)
老游戏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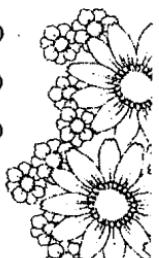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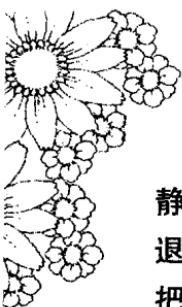


梦	(39)
美梦成真	(42)
我的梦世界	(44)
海边呓语	(46)
最美的贝壳	(49)
冬季观海	(51)
长安寺	(53)
故乡的山	(55)
到铁岭的路	(58)
去红网的路	(62)
无韵之歌	(64)
蝴蝶与菊花	(65)
一滴有情感的水	(67)
叶 落	(71)
感 动	(72)
眷 恋	(74)
此情可待	(76)
花未眠	(80)
雨的中午	(82)
雨的夜晚	(84)
灰 雨	(86)
足 够	(87)
私 语	(89)
一条路走到黑	(91)



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93)
情到深处人孤独	(95)
写在世纪初	(97)
我们的悲哀	(99)
遥远的撒哈拉	(102)
木杯子	(104)
早 餐	(106)
释放自我	(108)
裂缝里的花	(110)
蓝水晶	(112)
消遣方式	(113)
蝴蝶	(115)
略评四大美眉	(116)
续略评四大美眉	(118)
紫霞仙子	(123)
由硕人到山鬼	(128)
锦瑟无端	(130)
作 秀	(137)
香 豈	(140)
怀念眉毛	(143)
蜘蛛的爱情	(145)
夹起尾巴逃跑	(148)
作家在杀人	(150)
湘灵鼓瑟	(153)





静下心来	(158)
退出网络的原因	(160)
把灵魂和肉体放在秤盘上	(162)
儒生不及游侠人	(164)
人类无法驾驭自己	(168)
可怜的兰姆	(171)
那人叫萧红	(174)
故乡的梅	(176)
等你说爱我	(178)
浅论师生间的沟通	(180)
自信使人成功	(183)
浅论灵性诗歌	(186)
再论灵性诗歌	(189)
评魔鬼诗典	(195)
河边走来的女子	(197)
悼亡名篇	(202)
浊酒一杯	(204)
掀起你的盖头来	(206)
从两首诗谈纳兰性德	(208)
海棠为谁而红	(211)
像鹁鸪那样谈恋爱	(213)
诗路花雨诗评	(217)
声 音	(219)
月亮下的乡愁	(221)

树	(223)
登 高	(225)
冬 天	(227)
隆福寺	(230)
后 记	(239)



苜 花

我知落花正在彼岸，正和着那儿的雪一起落下。

她下落的姿态很美，且是缓慢的，如同一曲忧伤的歌，我于彼岸看着，如注视我的梦。

我随四季走了过来，花从四季走了过来。

但她是纯白的，白色的花瓣，白色的芯蕊，如同那白色衣袂，白色容颜的天使。使微有瑕疵的我显的卑微了，显得污浊了。她从未对我笑过，也不曾哭。她的美是自己的，也是大家的。她是纯白的，从没有蝶和蜂来过。她袒露她的美，无所收敛，也不加防范，而并不放纵，也不媚俗。

现在是冬季了，雪正在彼岸下着，花正在彼岸落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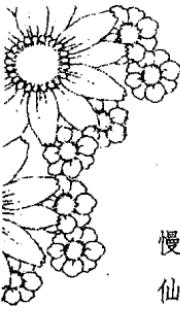
我躲在我幻想的诗集里，躲在诗集的绿色扉页里，静静的欣赏这两种轻盈的下落——同一种纯洁的美。

我和她走来的时候，我以为她不会老，不会自她那天国般静谧的枝头凋落，并以为，最美的她是永远的，永远的她是最美的。

即使秋风来到之后，她仍是颤巍巍地立在那里，不倨傲，亦不奉迎，恍然从她的美里发现君子的谦和。

而那一切都是虚幻的，我一直在梦中。在梦中注视这朵花，注视雪，注视我自己，注视我爱的人，注视你……





但雪落下时，花也落了。花从那众人瞩目的枝头凋谢了。缓慢地，一瓣一瓣地和枝头分离，如飞离笼子的白鸽，如月宫下凡的仙子。

她并不是一下子陨落，不是一下子湮灭。而是慢慢地，如舞台上濒死的天鹅，一步步走下台来，走过我的双眼。

我的心蓦地痛了起来，眼睛变得迷蒙。

那慢慢下落的花瓣如一把把锋利的刀，一下一下刺在我的心上。

在心痛到了极点时，我发现飘落的花才是最美的，她不同于栖于枝头时的美。这时的美是短暂的，但这短暂给我带来的却是烙进记忆的、饱含痛楚的美，我怕是永远不会忘记这种美了。

花与雪一起，优美的落下，短暂如今生，缓慢如来生……



天 堂

仿佛第一次写下这两个字，它们预示着什么：梦想、避难所、极乐世界，或者死亡。

有不少诗人歌颂过天堂，他们在逃难的过程中感觉心灵离天堂、离想像的或梦中的天堂越来越近，就像一次背井离乡的远足后，又找到了家园。

他们走遍了沙漠、草原，他们爬上高原或泛舟大海，他们仰望星空或听一株野草的自语。也许，天堂在一片草叶间敞开了它的大门。

天堂是什么样子的？我想：要有鲜花、泉水、大理石雕像、青草地，最重要的是要有笑声，会有阳光、月光、星子们的低语，有美酒和你想要的一切。

天堂里该不会有现代科技新产品吧，倘若在天堂里一样有奔驰宝马，也有宽带上网，有手机短信，那岂不也会存在车祸和网恋。

这样的天堂，与人间何异？

仔细一想，原来天堂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支撑着每具肉体顶天立地。谁都不肯否定自己的梦，而是用主观臆想，给予天堂一切美好的事物，而自信地坚决地把丑恶和悲哀抛到天堂门外的垃圾筒里。

